



《小河丁丁少年西峒系列:板凳龙》:

不抒情而情更浓

□沙 群

小河丁丁新作《板凳龙》沿袭“少年西峒”系列风格,聚焦花鼓戏,继续书写乡野童年、湘南故乡、日常与传奇。一群山里的动物,狐狸、野猪、熊、麂子等变作人去赶集,偶遇花鼓戏,就彻底迷上了这门民间艺术。他们和镇集上的小孩子们一起,热热闹闹地排练《刘海戏金蟾》。后来,游老师给他们送来儿童花鼓戏剧本《板凳龙》,于是,这个取名“山里班”的小戏班便像模像样地搭台唱戏,迎接新年。

作品轻快易读,情节有趣,语言纯净,童趣盎然,小河丁丁延续了“小动物变人”的有趣设定,同时融入花鼓戏这一民间传统戏曲,地域风情浓郁。在作者的笔下,小动物们乔装成村民去镇集看戏,高高兴兴学戏、排戏,兴致勃勃地体验人类的生活和文化,作者驾轻就熟地将动物与人类世界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个奇幻世界。

花鼓戏是湖南传统戏曲,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历史文化底蕴。零陵花鼓戏作为其中的代表,其表演内容和形式都深深植根于当地的现实生活和文化土壤中。这些戏本戏班,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下来的故事本身就带有浓郁的传奇色彩,体现着民间独有的审美趣味。小河丁丁在创作这个故事时,巧妙地将地域色彩——故乡零陵和周边数县以及童话元素融入其中:

“偌大一个零陵,下边管着南六县北五县,唱花鼓戏的不知道有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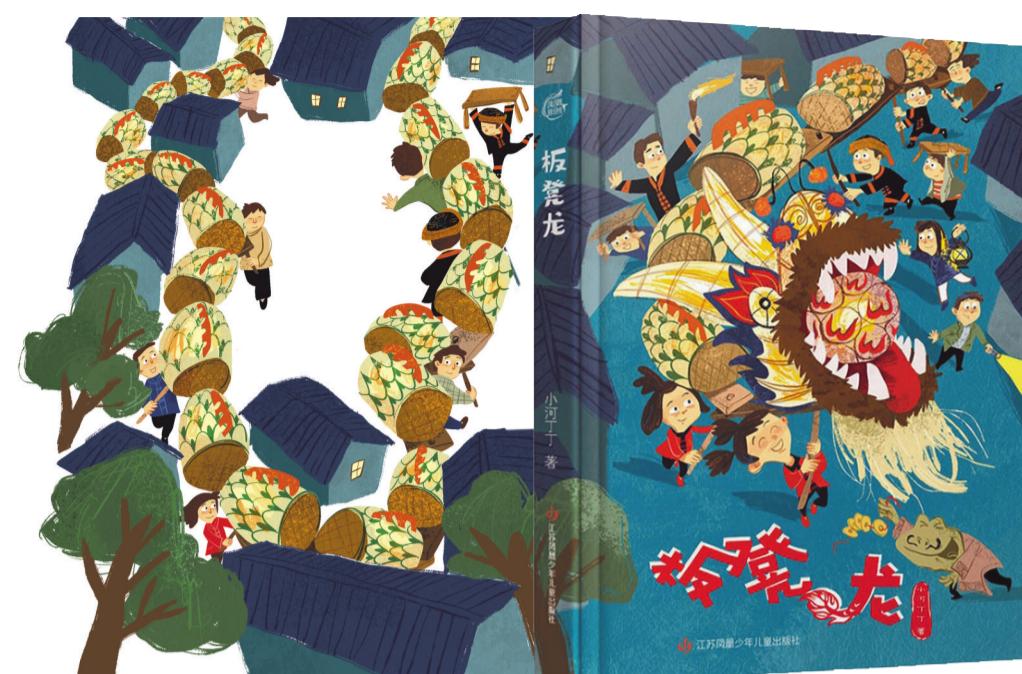
“西峒在云峰山西边,仁和在云峰山东边,排山坳在云峰山中央,那里的瑶人既到西峒镇上赶集,也到仁和镇上赶集,叫作赶两边集。”

“家住常德武陵境,丝瓜井畔刘家门哪。”

“白公山太远,快到道县那边了。”

如此种种,小河丁丁在传奇与日常、幻想与现实之间努力寻求最佳结合点,这使他的创作既富于传奇色彩又真实可感,带给读者亦真亦幻的阅读体验。

零陵花鼓戏的风俗记忆构成了作者创作童话的背景和底色,使这部童话充满了温暖的情感和生活的质感。表演的剧目大都来自民间,擅长大演绎凡人小事,反映普通民众的生活和情感。戏中矛盾冲突也大多源自现实生活,再得以艺术化呈现。唱戏观戏,人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和认同自己的地域文化,增强生活的自信心和



《小河丁丁少年西峒系列:板凳龙》,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24年11月

人生的归属感。

比如第五章《看戏》中,胡九妹唱了一段唱词:“不爱金银和财宝,不慕皇后坐昭阳,大罗神仙我不爱,只爱人间好春光。男耕女织多亲爱,愿学织女配牛郎。”文中是这样描述观众的观感的:“他们平时种田砍柴,总觉得辛苦,穿衣吃饭,总觉得贫寒,但听九妹这么一唱,心里就舒畅起来;我们男耕女织,恩恩爱爱,神仙也比不上呢,帝王也比不上呢。”传统花鼓戏本带有岁月的味道,但小河丁丁在叙述中突出了与现实生活生活的连接,又以纯真的儿童视角加以再现,怀旧之余更多了几分传奇色彩和孩童情趣。作者在文中着重描写台上唱戏和台下观戏的场景,这些民间戏剧没有随时光流逝模糊不清,反而借助儿童纯真好奇的视角得以清晰再现,变得格外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在小河丁丁的作品中,“小动物变人”是常见的设定,作者由此构建了一条连接现实世界和幻想空间的秘径,给人留下无限遐想。作者以温情的笔触描摹可爱动物们的同时,更深入探寻

儿童的自然成长,具有现实感染力。他的童话与其说是传奇,是幻想,不如说是世俗生活本身。

小动物们乔装成村民去镇集看戏,他们开心激动的样子和那些沉浸在节日欢乐中的孩童别无两样。小动物们满怀期待地学戏、排戏,正如儿童充满好奇地探索未知的领域。作者看似写动物实则在写儿童,写世俗生活,写人情温暖。作品里不仅有质朴生动的个性人物,更有温暖诚挚的人际关系。狐狸妈妈、熊大叔、猪爸爸妈,乃至游老师、鱼老师,他们像淳朴善良的邻里家人守护着孩子们成长。

这部童话通过有趣的故事,不仅向读者展示了花鼓戏这一传统艺术的魅力,更体现了民间曲艺带给孩童的艺术熏陶和审美启蒙。

《板凳龙》延续了小河丁丁强烈的个人风格,充盈着对故乡山川的无限情感,对乡野民俗绵延不绝的热爱。他在作品中一次又一次回到那个承载童年记忆的故乡,勾画它的模样,细数故乡平静外表下潜藏的种种神奇故事。

(作者系《少年文艺》杂志编辑)

■编辑手记

《板凳龙》是“小河丁丁少年西峒”系列的第8本,距离第一本《水獭男孩》面市已近10年,如果算上小河丁丁在《少年文艺》发表的西峒短篇创作“探索期”,我与西峒的渊源竟已足够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成为初中生。

其间何尝没有接收过作者的焦虑和质疑:会不会自我重复?还能写出新意吗?要不要放弃,重启新系列……当然,更多的还是灵感萌发的雀跃,邮件里的每一个字都带着里尔克式的诗意欢呼:“我认出风暴,激动如大海。”

比如去年儿童节收到的这封:“从一本1980年手刻油印的《零陵花鼓戏主要传统唱腔选录》里,发现了《板凳龙》,感觉像是挖到珍宝一样。花鼓戏,大多说婚姻家庭、邻里关系、贫富差异、生产劳动等等,想不到有一出孩子的戏。更想不到,‘板凳龙’在中国许多地方都有,而湖南花鼓戏,是国家级的非遗。这些都不是事先瞄准的,如果事先瞄着非遗去写,那样急功近利,就不自在、不纯文学了。而是本来我要写这个,故事里要出现这个,而它刚好是非遗,就顺其自然。”

半年后,我收到了这“顺其自然”的结果。看完初稿,我又一次被小河丁丁澎湃的文学表现力所惊艳,并不是我“顺其自然”想到的曾经《醉演》的丁丁爸爸超越平凡农事热心戏剧,或者类似《葱王》《唢呐王》,和《小鲁班》里木蠹公公这样隐于市的高手电光石火般神龙摆尾,甚至不是天真烂漫的丁丁从花鼓戏路人甲进阶的童年励志,而是创造性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元素,与经典儿童文学母题巧妙融合,带来笑点与泪点纵横交错的阅读体验,于开怀游戏中悄然抵达对成长、对人生的永恒探索。

第一章幕布拉开,狐狸妹妹缠着妈妈,要学习如何变成人。古今中外,变人题材在儿童文学中比比皆是,不仅美猴王变成了取经团队的大师兄,“少年西峒”系列中《雾跑山》甚至有把变人理想作为基因遗传的松鼠家族。在小河丁丁的短篇里,小孩子和小动物几无二致,常常有陌生的玩伴蓦然出现,捉迷藏、摘野果、吃粑粑……宾主尽欢,挥手告别时才恍然觉察飞身入林的背影绝非想象中的深山小孩。

小时候看匹诺曹为了变成真正的小男孩克己复礼,知道对于读者,其中蕴含着类似《狼来了》那样的教育意义。那么,站在匹诺曹的立场,为什么要变成人呢?《板凳龙》里的狐狸母女采蘑菇,生火做饭,白米饭搭配鲜蘑菇,完完全全是我人间烟火气。母女二人与其说在扮演人,不如说是自创乌托邦,丰衣足食,悠然自得。书里的其它小野兽,鹿子、野猪、熊,甚至癞蛤蟆,跑得都比人快,琐碎俗务不沾身,大山里吃的喝的应有尽有,连毛柴都不必砍,赶集赚的钱也沒地方用,真正实现了“财务自由”,但它们还是一心要变人。



随着情节推进,变人的梦想达成了逻辑自洽:它们是在追求温饱之上的精神满足。花鼓戏并非简单的唱念做打,已然作为精神生活的代言符号。对生计而言,参天大树不如稻黍稷麦菽,但谁也无法拒绝仰视崇高带来的心灵震撼。如同原始人类完成一天的狩猎,要围着篝火跳舞。一场戏剧,用诸多艺术元素展现人生百味,足以让人跳出单调日常和狭隘空间,眺望丰饶和广袤。从看戏,到演戏,从单纯的接受客体跻身极具成就感的创作主体,精神领域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实现质的飞跃。

西峒桃源般的氛围感,不仅仅缘自地理风貌的山清水秀,更因为天人合一的圆融和谐,“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丁丁可以随时和来访的陌生“人”做朋友,成年人亦是如此,友善宽厚是个性,更是家风、民风。这里的人都有朴素的幸福感,劳作时不遗余力,汗滴禾下土,放下锄头,随时可以点燃让自己快乐的篝火。美术编辑在封面和扉页设计了源源不绝的舞龙队伍,是吻合“板凳龙”的主题,更是呼应西峒文化中的众乐乐特征。鱼老师、游老师,结伴看戏的汉人瑶人是这样,膀大腰圆、变成人能挑200斤重担的熊叔叔也不例外。他会逗小孩子玩,也乐于和小孩子一起玩。听说小孩子要去看戏,戏瘾战胜一切,顾不上作为大人理应秉持的“安全第一”,只顾着申请同行。连小孩子都忍不住嘻嘻哈哈调侃他:“你怎么都不劝我们啊?”他马上回答:“刚刚劝过了呀。”未泯童心跃然纸上。大家想看戏看不到,自己学着演。他不声不响跑了趟县城,倾囊而出买来乐器,组织大伙儿排练。从名利之类的身外物寻找快乐,难免面临严重的边际效用递减,只有真正的欢喜心能给快乐篝火增添柴火,始终照亮世界。

(作者系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文学中心主任)

■关 注

为特殊儿童种一束光

□一木秋

在残联工作的时候,每年的助残日,我都会在各种媒体上,呼吁社会关心关怀残障人士。可我发现,很多人见到特殊孩子的时候,依然会侧目。当残障人士靠近,很多人会本能地躲闪,他们心理上产生了恐惧和不适。的确,这些孩子长得跟其他孩子不一样,有的眼睛、鼻子、嘴巴扭曲,有的手和脚像被什么无形的东西绑着一样,很不灵活。即使他们没有恶意,伸出的小手也可能因为痉挛,而被误解为攻击。

那段时间,我在看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里面有句话震撼了我:“我想我们没有失明,我想我们现在是盲人;能看得见的盲人;能看但又看不见的盲人。”它提醒了我,我们不应成为这种意义上的盲人,我也不愿我们的下一代成为这样的盲人。文学对我的撼动,或许也能撼动他人,融化隔阂,直抵人心。

于是,我以特殊儿童为主角,创作了一系列儿童文学作品,集成了童话集《茉莉的耳朵》以及长篇童话《头脑国历险记》。初始,我很担忧,我怕那区分我们和他们的二元对立的潜意识,会让我的作品遇到阻力,不被认可,不被接纳。后来,《茉莉的耳朵》一出来,就在《儿童文学》发了头条,《头脑国历险记》获得了澳门国际儿童文学奖。我知道我多虑了。我还看到了很多小读者的评论,有的同情,有的感动,也有的反思。我特别欣慰,把这束光种在孩子们的心中,他们就不会成为“盲人”了。

在写《茉莉的耳朵》的时候我思考着,我应该以怎样的姿态,与书里的主人公相处。“平等”是我最先想到的词。什么是平等?对他们不能简单地在规则上、程序上同等对待,还要通过补偿性的措施,缩小差距,给予他们某种差异化的补偿,保证他们能够享受到与普通人一样的实现自我的机会。但是,把“平等”落到每一颗心,不只是空泛的概念,谈何容易?

他们是最普通的特殊孩子,不是报道中的典型,不是那些身残志坚、逆天改命,最终成为世界冠军的孩子,无论多么特殊,他们也是普通孩子,有着普通孩子的情怀和情感,可是他们背着太多身不由己,要像普通孩子一样表达自己,实在太艰难了。我内心闪过一丝同情和怜悯。但很快,我就意识到,同情和怜悯的基础是把我和他们,把他们和其他人作出了区别,作为特殊孩子,他们希望被区别对待吗?他们希望别人在谈论他们的时候,就像谈论什么稀奇事物一样吗?不是的,孩子们心里最渴望的,不过是像普通孩子那样罢了。于是,我蹲下来,在他们面前,用他们的角度看世界。那个看不见的世界里,也有光,也有爱;那个听不见海浪的世界里,也有期待。在他们的维度里,我听他们说话,才渐渐发现,我原本的世界太多理所当然,也许只有当同情和怜悯消失,当高高在上的给予消失,当“你应该”和“我以为”消失,才能给予特殊孩子们一份有血有肉的平等。

除了平等以外,我想到的第二个词是“光”。很多特殊孩子的人生,从一开始就不受自己控制。在大多数人的眼里,那就是一场灾难。他们一直处在黑暗中,所以要给予他们“光”,给予他们希望。

我想,都不是。我更希望他们成为光的本身,本自具足。正如陆游的诗:“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他们也可以找到内心的力量、向上的力量和成长的力量,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

(作者系广东儿童文学作家)

■动 态

鲍尔吉·原野《万物有信书系》作品研讨会举行

5月9日,由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主办、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承办的“鲍尔吉·原野《万物有信书系》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举行,高洪波、郝振省、海飞、徐德霞、贺绍俊、陈晖、王林、李潘等出版家、文学评论家、儿童文学作家共同探讨鲍尔吉·原野创作的文学价值与艺术魅力。

《万物有信书系》为鲍尔吉·原野原创作品,书中的万户苏草原是北方常见牧区,在作者奇谲而深邃的书画下,喜鹊、灰尘、马镫、麦穗鱼、羊羔、马头琴、灰椋鸟等小生物、小物件都成为有思有情的存在,所有存在者平等而相通。它们纷纷提笔写信,万物有灵有声,处处都有值得探索的谜团。从肉眼难辨的灰尘,到浩瀚的宇宙,都在信中徐徐展现。书中既有对自然奥秘的诗意探索,也蕴含对生命哲学的深刻思考,为读者打开了一扇感知世界的全新窗口。

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鲍尔吉·原野是自然之子,他的作品洋溢出草香、奶香、果香和牛粪火的温暖,感动每一个热爱自然和文学的中国孩子。《万物有信书系》是用极浅的文字写出极深的哲理来,作家将对话的主体由人扩展到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万事万物,极大拓展了书信体写作的边界。

活动最后,鲍尔吉·原野分享了创作心得,他说:“用朱光潜先生的话说——我把自己看作草木虫鱼的侪辈,并为此感到幸福。在《万物有信书系》里,我觉得获得了一个机会,那就是实践罗素所推崇的简单而深远的写作,以浅语写深情,以万物写人生,致广大而尽精微。”他希望自己能全心全意为大自然写作,用大自然温柔人们的心灵。

(教鹤然)



光童文学评论

·第594期· 水心

4月27日,“未来讲堂——宋词里的山河与少年”名家经典诵读会暨“未来讲堂——经典宋词诵读与赏析”图书首发式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举行。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沈蓓莉,中国广播电视台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田进,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暨联合总校党委书记、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刘小惠等出席活动,韬奋基金会、部分出版行业、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代表、《未来讲堂——经典宋词诵读与赏析》图书撰稿人代表与现场600余名师生参加活动。

宋词既承载着“大江东去”的壮阔胸襟,也蕴含着“灯火阑珊”的哲思智慧,其艺术价值与精神内核,正是新时代青少年涵养家国情怀、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精神源泉。《未来讲堂——经典宋词诵读与赏析》由宋庆龄基金会与中国广播电视台社会组织联合会共同策划编著,精选100首经典宋词,以当代视角解读经典,用青春语言对话古人,为青少年更好了解宋词搭建了一座桥梁。

活动现场,沈蓓莉、田进、刘小惠、中广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会长王秋、中国和平出版社社长林云向人大附中师生捐赠图书。名家经典诵读会由中国教育电视台《诗意图》栏目总导演、演播艺术家张宏和人大附中李茉宸同学联袂主持。整场演出分为“山河篇”“岁月篇”“少年篇”“家国篇”四个篇章,臧金生、王班、非也、季冠霖、卢奇、李修平、姜美伊、郭凯敏、朱琳等艺术家倾情诵读,从苏轼的《水调歌头》到岳飞的《满江红》,从婉约词的细腻柔美到豪放词的激昂壮阔,经典宋词在名家的演绎下,展现出独特的魅力与深远的意境。人大附中的师生们表演了精彩的诗词诵读和韵味浓郁的古典舞蹈,呈现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文学鉴赏课。

《未来讲堂——经典宋词诵读与赏析》首发

“阅读从娃娃抓起——《幼儿画报》阅读日走进石景山幼儿园”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4月21日,由北京市石景山区教育委员会和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共同举办的“阅读从娃娃抓起——《幼儿画报》阅读日走进石景山幼儿园”启动仪式在京举行。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高洪波,中国出版协会少年儿童读物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党委书记郭峰,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总编辑张晓楠,中共北京市石景山区委教育工委书记张琳,儿童文学作家葛冰以及石景山区60所幼儿园园长出席活动。

高洪波认为,幼儿时期精神培养非常重要,“精神味蕾”需在童年时期精心培育,如同味蕾会记住儿时的美味,精神味蕾也能铭记美好的阅读体验。“幼儿时期的阅读是孩子未来精神成长的基石,阅读能拓展人生道路,幼儿时期的阅读将为孩子未来的精神成长奠定坚实基础,因此要引导孩子们开展经典、美文与诗意阅读。”

葛冰分享了自己创作《幼儿画报》的体会,以及阅读对

培养儿童优秀品质的重要作用。他探讨了如何通过创作,使内容既具有吸引力又便于理解,从而助力孩子成长。“IP对幼儿成长意义重大,例如红袋鼠等拟人化形象将抽象概念转化为具象符号,能深入孩子内心;而连续性阅读则有助于建立稳定的情感联结,让孩子在每月的期待中获得秩序感和安全感。”

据了解,《幼儿画报》创刊于1982年,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主管,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有限公司主办,曾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百强社科期刊”等称号,是国家教育部推荐的优秀幼儿读物。本次活动通过“优秀期刊阅读”“《幼儿画报》21天阅读打卡挑战”“专业课程学习”以及“定制化配套阅读服务”四位一体的创新模式,为幼儿提供高品质的阅读资源,激发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培养受益的阅读习惯,构建“政府引导、出版赋能、园所联动、家庭参与”的协同育人新生态。

(杨茹涵)

(教鹤然)